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硕士学位论文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

培养单位：劳动经济学院

专业名称：社会保障

作者姓名：蔡敏

指导教师：吕学静 教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硕士学位论文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的 影响

培养单位：劳动经济学院

专业名称：社会保障

作者姓名：蔡敏

指导教师：吕学静 教授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rural elderly's willingness to live

Candidate: Cai Min

Supervisor: Prof. Lv Xuejing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China

摘要

随着农村的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村各方面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会越来越大。在“未富先老”和家庭的保障功能持续弱化的情况下，老人的生活保障，已经由家庭问题转变成了社会性问题。其中，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养老问题”。我国养老保障的不断推进，老人可以选择的养老方式越来越多，不再像以前一样只能依靠子女，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的不断推进都增加了老年人的养老方式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选择自行养老。养老方式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养老居住方式来反映的，而居住方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很多缺乏社会经济资源的农村老人，他们的居住方式有时候并不是老人独自选择的结果，被动选择的养老居住方式可能会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所以，探索农村老人所希望的居住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运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模型分析代际支持对于农村老年人居注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代际支持中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人居注意愿没有影响，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人的独居或与配偶居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支持对会提高农村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而父母对子女的日常照料会降低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子女对父母的精神支持对老人与子女同注意愿有着正面影响。与子女同住是农村老人的首要居住方式，老人独居意愿也在不断提升，为了满足老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应进一步夯实家庭基础养老功能；提高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构建属地化的养老新平台和继续推进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养老方式。

关键词：农村老人；代际支持；居注意愿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aging degree in rural areas,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all aspects of rural areas will be greater and greater.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and the continuous weakening of the security function of the family, the life security of the elderly has changed from a family problem to a social problem. Among them, the most urgent is the "pension problem".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old-age security, the elderly can choose more and more ways of providing for the elderly, and can no longer rely on their children as before.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and pension services have increased the choice of old-age ways for the elderly. More and more rural elderly choose to provide for their own pension. The way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s mainly reflected through different ways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and the way of living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For many rural elderly who lack soci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their way of living is sometimes not the result of the elderly's choice alone. The passively chosen way of living for the aged may lead to the decline of the quality of life.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way of living expected by the rural elderly. Based on the 2018 China elderly health influencing factors tracking survey (CLHLS), this paper uses the disordered multi classifica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the living willingness of rural elderl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ildren's financial support to parents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has no effect on the elderly's living willingness, and parents' financial support to childre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lderly's living alone or with their spouse; Children's care and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will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elderly to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while parents' daily care for their children will reduce the willingness to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The spiritual support of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to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is the primary way of living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live alone is also increas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 basic family pension func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We will build a new platform for indigenous elderly care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trinity of home care, community care and institutional care.

Key words:Rural elder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Residence intention

目 录

第 1 章 引言.....	1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相关概念界定.....	3
1.2.1 老年人.....	3
1.2.2 代际支持.....	3
1.2.3 居住意愿.....	4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4
1.3.1 研究内容.....	4
1.3.2 研究方法.....	5
第 2 章 文献综述	7
2.1 相关理论介绍.....	7
2.1.1 代际反馈理论.....	7
2.1.2 社会交换理论.....	7
2.1.3 责任内化理论.....	7
2.2 相关文献回顾.....	8
2.2.1 代际支持相关文献回顾.....	8
2.2.2 居住意愿相关研究综述.....	10
2.2.3 研究小结.....	12
2.2.4 研究假设.....	13
第 3 章 研究设计	14
3.1 数据来源.....	14
3.2 变量选取及说明.....	14
3.2.1 被解释变量.....	14
3.2.2 解释变量.....	14
3.2.3 控制变量.....	15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18
第 4 章 代际支持和居住意愿现状分析	20
4.1 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现状	20
4.2 农村老年人代际支持现状	21
4.2.1 经济支持.....	21
4.2.2 日常照料.....	22
4.2.3 精神支持.....	24

第 5 章 我国农村老年人代际支持和居住意愿的实证分析	25
5.1 交互分析.....	25
5.1.1 代际支持与居住意愿交互分析.....	25
5.1.2 其他相关因素与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交互分析	26
5.2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回归分析	31
5.2.1 多重共线性检验.....	31
5.2.2 模型介绍和构建.....	32
5.2.3 子女代际支持与农村老人居住意愿回归结果	34
第 6 章 结论与建议	37
6.1 结论.....	37
6.2 建议.....	38
6.3 不足之处.....	40
参考文献.....	41

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老龄人口具有基数大、规模广和增长速度快的特点。据 2020 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 2.64 亿人，已经占到总人口的 18.7%，从 2010 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第七次的十年间时间升高了 5.4 个百分点；而其中 65 周岁以上的人口约 1.9 万人，占总人口的 13.50%，与 10 年前相比占比上升了 4.63 个百分点^①。根据联合国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中预计：到 2035 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将达到 20.7%；2050 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为 26.1%，排第 33 位^②，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增长水平已经进入快车道。人口老龄化作为一个不可逆的全球性趋势，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基本国情之一。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年轻劳动力，农村青壮年人口外流严重，导致人口老龄化呈现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高于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特征。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 60 岁以上人口和 65 岁以上人口，分别占总人口比重的 23.81%和 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 7.99%和 6.61 个百分点^③。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高且高龄化程度更为严重。

随着农村的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村各方面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会越来越大。首先，在农村地区，“未富先老”的现象十分明显。由于农村老人大部分依然依靠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而农业当下的发展势头疲软且容易受到市场、气候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不稳定性强，导致农村居民可支配财富较少，使得农村地区的老人经常会出现“未富先老”等问题。其次，受城市资源的吸引，农村人口不断外流。很多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空巢家庭和隔代家庭。高龄老人独自生活或者带着孙辈生活，这已经成为农村地区的常见现象。由于缺乏青壮年，传统的农村地区依靠传宗接代来延续家庭的养老作用在不断弱化。在“未富先老”和家庭的保障功能持续弱化的情况下，老人的生活保障，已经由家庭问题转变成了社会性问题。其中，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养老问题。”

儒家思想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的思想根基，而儒家提倡的核心思想“孝道”，

^① 国务院，第七次全人口普查公报

^② 联合国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

^③ 国务院，第七次全人口普查公报

也一直是我国的社会代际关系的伦理核心，孝文化提倡子女赡养父母，其中包含了子女负责老去父母的养老服务。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家庭养老一直是养老方式的主流方式。但是，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家庭发挥的功能在不断弱化，仅仅依靠家庭，已经无法更好地满足老人的需求。随着我国养老保障的不断推进，老人可以选择的养老方式越来越多，不再像以前一样只能依靠子女，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的不断推进都增加了老年人的养老方式的选择。农村老人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选择自行养老。养老方式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养老居住方式来反映的，而居住方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很多缺乏社会经济资源的农村老人，他们的居住方式有时候并不是老人独自选择的结果，被动选择的养老居住方式可能会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所以，探索农村老人所寻求的居住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养老的各类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社会工作、人口学等专业高度关注的领域。养老居住意愿方向的研究随着社会少子化、老年人居住“空巢”化现象的加剧在不断的增加，给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数据。但在现有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多集中于研究老年人居住意愿或者居住安排的整体影响因素，很少涉及代际支持角度对于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分析探讨。而且研究多是基于城乡总体的数据，由于我国农村和城市在经济条件和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存在差距，所以总体的数据可能并不能更好地反映农村老人的意愿状况。所以本文将只专注于农村老人进行分析，希望给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2) 现实意义

首先，当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现象尤其严重，并且农村老人在经济状况上相较于城市老人较差，大部分要依赖于子女养老。随着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单纯依靠子女养老已经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支持，国家的养老压力会相应增加。其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子女外出工作的几率加大，农村子女与老人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多数老人独自生活，致使他们缺乏精神慰藉，会出现焦虑、失落、孤独和抑郁等情绪，不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这是农村地区养老服务的一项重大挑战。而研究老年人居住意愿是从未来的视角分析我国的养老模式倾向，能够明确未来的养老服务的需求方向。不论是对于养老模式的构建还是养老保障的改革来说，都是养老问题研究的热点民生问题。从双向代际支持的角度进行研究，能够了解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居住意愿的影响和发现现阶段代际层面上存在的问题，从而加强

代际之间的互动，为更好地制定养老模式提出针对性建议。所以，对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进行探讨是符合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尝试。

1.2 相关概念界定

1.2.1 老年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老年人。本文的农村是按照人口性质来进行区分，分为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凡是农业户口所在的范围都属于农村，凡是城镇户口所在的范围都属于城镇。本文选取户口为农业户口的老年人进行研究。老年一般指的是人类生命历程中青年之后的阶段。“老年”定义是以年龄与平均寿命为核心指标的划分，最主要的依据是根据埃里克森生命周期理论。埃里克森认为老年人是指生命历程中年之后的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关于老年人的定义，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老年人”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定义。我国的标准是60周岁以上的公民，西方一些国家的标准是65周岁以上的公民。目前世界最主流的老年人的定义是以人的年龄为界限。第一个是以65岁为界限，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对老年人的定义为65周岁以上的人群。第二个是以60岁为界限，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本文中的“老年人”是以我国法律为依据，选取年龄为60周岁以上的公民。

1.2.2 代际支持

代际支持，Morgan（1983）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是指在家庭内部子代和父代之间的代际资源的双向流动，也就是金钱等经济资源和劳务等非经济资源在代际间的双向流动。在西方，子女成年后不必赡养父母，父母也不希望再打扰他们的生活，西方的成年子女是独立于父母之外的个体，他们必须脱离父母而独立生活。而在我国，无论是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都是父母和子女应当且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际支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上的支持，第二是日常生活中的照料，第三情感上的慰藉。与学者穆光宗在家庭代际支持中提出的相一致。其中，经济上的支持主要是亲代和子代之间相互提供的金钱等物质上的流动。日常照料指的是亲代与子代在日常生活方面相互提供的帮助，比如子女照料和护理老人，老人为子女提供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动以及老人帮助子女照料小孩等生活帮助。精神支持主要是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情感交流，老人与子女互相通过倾听、谈心等交流方式获得情感上的慰藉。本文将代际支持

界定为亲代与子代之间双向的代际交换，包括在经济上的互惠、生活中的互助和情感上的交流情况。

1.2.3 居留意愿

在我国的养老体系中，居民的居留意愿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不同的学科对于居留意愿研究的角度不同，建筑学科侧重于研究居民在选择居住房屋类型时的意愿，而本文所讲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讨论居民在养老时选择的居住模式的意愿。居留意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也就是居住偏好，即老人在选择自己的养老方式时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效用最大的一种方式。通俗来讲，就是老年人认为的最好的居住安排，是一种主观的选择。它会随着时间和老人的身体状况、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实际的居住方式是老年人综合实际情况所作出的选择，它可能不是老人最想要的居住模式，那么就是一种妥协。老年人居留意愿和现实居住安排有很强的关联性，所以对老年人居留意愿进行研究既能对当前养老居住现状有一个整体观察，也能对未来的养老计划提供一定的建议。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是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居留意愿的影响，其中代际支持主要包括子女与父母之间双向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三部分。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别研究代际支持、居留意愿的现状，其次分析居留意愿与各个因素的相关性，最后通过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的代际支持与农村老年人居留意愿倾向之间的关系。本文大致研究框架如下：

第一章：引言。本章节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背景主要是基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阐述；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主要概念老年人、双向代际支持和居留意愿进行界定。第三部分是对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说明。

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是对相关理论的介绍，主要包括代际反馈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责任内化理论，其次是对前人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小结。文献回顾主要分为三块：一是对代际支持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二是对现有的居留意愿的研究进行论述，最后从中发现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这一章为全文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章：研究设计。本章包括对所选取的数据库来源的介绍，对选取变量的描述和定义，包括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和处理并进行简单的统

计性描述。

第四章：现状分析。本章先对代际支持近五年的农村老人居住意愿现状进行分析；再分别对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情感交流进行现状分析。

第五章：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的实证分析。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代际支持和农村老人居住意愿之间的交互性分析，查看各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其次，对本文用到的模型进行介绍和构建；最后，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模型分析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

第六章：结论和建议。通过第四章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和存在的问题，针对性提出建议，为满足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及优化养老政策提供一定的启示。

图 1 技术路线图

1.3.2 研究方法

比较归纳法。通过国内外文献了解对代际支持和老年人居住意愿各方面的研究现状和进展，进行相应的梳理和整合，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发现其中的遗漏和不足之处，确定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得出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居住意愿和代际支持、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分布情况，运用直观的数据反映各个因素的占比情况，再通过交互性对各变量与居住意愿进行分析，为后文的回归做铺垫。

实证分析法。通过基本的数据分析，构建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模型，引入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研究子女和父母双向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情感交流分别对于农村老人居住意愿的影响。

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相关理论介绍

2.1.1 代际反馈理论

反馈理论认为，亲子关系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关系，这个关系不仅确保了人本身的再生产，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群体的基础和每个人最亲密的社会生活的核心。亲子关系包括养育和赡养两个方面。1983 年费孝通提出反馈模式，来解释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他认为，每一代都要承担赡养上一代和抚养下一代的责任，即父代养育子代、子代赡养父代、子代养育孙代、孙代赡养子代，下一代向上一代的反馈，这种模式则是“反馈模式”。这与西方父代养育子代、子代养育孙代的接力模式有鲜明的差异。反馈理论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代际之间的互惠关系和相互扶持。本研究依据反馈理论认为，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对父母的养育做出反馈，以此实现了资源在亲代和子代之间的双向资源流动。

2.1.2 社会交换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曼斯从微观层面出发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他认为任何人际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换关系，社会交换基于互惠原则，是个人理性的选择。后来又不断经过其他学者的发展和完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学家布劳，他认为交换蕴含报答的意义，并且这种报答性行为贯穿社会交换的始终。社会交换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服务领域，可以用来分析家庭成员之间的互惠关系，代际关怀和利益回报关系，家庭等非正式组织和其他正式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在我国的传统家庭中，“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深入人心，父母和子女都非常重视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父母在早年时期抚养和照料自己的子女，子女长大后报答老年父母。很多学者使用社会交换理论探讨家庭关系，而亲代代际关系在整个家庭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子女和父母通过交换代际支持的行为，实现互惠原则，是社会代际交换理论在实践中的直接应用。

2.1.3 责任内化理论

责任内化理论是指原本由社会赋予某一主体的责任，由该主体内化为对自身的要求，对该主体行为的约束由外力约束转化为自我的内在约束。家庭养老也经历了一个责任内化的过程。我国自古就弘扬传统文化，尊崇“孝道”的思想根深蒂固，孝文化的影响深入人心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使得子女对父

母的赡养成为了一种内在的责任和义务。本文同样可以用责任内化理论进行分析, 养老敬老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和心理情感, 所以在父母年老之后, 作为子女会自觉承担起照顾老年人的重担, 这就是责任内化的过程。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 这就形成了家庭的代际支持尤其是子代对亲代的支持。在研究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的居住意愿时, 用责任内化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子代对亲代提供支持能够满足老人居住意愿的实现。

2.2 相关文献回顾

2.2.1 代际支持相关文献回顾

在国外的代际关系的相关研究中, Birditt K S 通过 1987 年中国九个城市的调查数据研究父母与非核心成年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 发现主要的流动方向是从子女到父母, 父母收入来源的近三分之一是儿子的经济支持。父母接受经济援助与他们的需求直接相关, 尤其对于丧偶的母亲来说^[1]。Xu L 将中国农村的祖辈与孙辈之间的代际支持和西方社会进行比较, 研究显示, 有孙辈支持(包括经济和情感支持)的祖辈通常不会为孙辈提供支持。而且, 与儿女之间情感联系越紧密, 越有可能接受照料孙辈的请求^[2]。Xie Y 研究得出成年子女对于父母的经济支持存在性别差异。这主要表现在, 相比于已婚的儿子, 与父母同住的已婚的女儿会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这种显著的性别差异主要通过女儿的教育和收入等资源来解释^[3]。Lillard 和 Willis 的研究指出老年人拥有的子女数量越多, 他们收到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4]。Cox D 在秘鲁的研究中发现, 相比于没有养老金的老年人, 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要低 11%^[5]。还有一些研究也发现老年人的家庭收入与他们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呈负相关关系, 表现为老年人自身所在家庭的收入越低, 收到非同住子女支持的可能性越高^[6]。

国内有关的代际支持的研究中认为, 代际支持主要体现在家庭代际关系之中。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通常表现为成年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 老人们则通过家务、照料孙辈等方式支持子女的日常生活, 从而维持自身年老时期的生产力^[7]。所以,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是一种反馈型的代际关系^[8]。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对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城乡差异、性别差异、生命历程和居住安排五个方面。学者韦宏耀等认为, 影响代际支持的三个维度是代际交换维度, 比如父母在经济、婚姻、住房上的支持等; 孝道文化维度, 包含自古以来的孝道观念、城乡的差异等; 第三个维度是结构制约维度, 如子女数量、性别、老人的居住安排等^[9]。

殷俊通过城乡对比发现，城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支持程度大于农村，而且家庭结构和居住安排都会影响老人的代际支持。一般情况下，子女数量越多，老年父母得到的代际支持就越多；与子女同住或居住距离较近的老年父母，会得到更多的精神支持和生活照料，而居住距离远的，会得到更多的经济支持^[10]。聂建亮认为子女的性别差异对老人获得生活照料也有显著的影响，在女儿较多的家庭中，老年父母越有可能得到好的生活照料^[11]。左冬梅则从年龄轨迹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农村老年人的代际经济交换，结果显示，代际支持的程度会随着生命历程的不断更迭而发生变化，随着子女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为父母付出的经济支持量在减少^[12]。耿艳玲等探究了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影响因素及相关城乡差异，发现农村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明显高于城镇老年人，但其获得的经济支持额度低于城镇老年人^[13]。吴茜等通过分析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发现主要是三方面造成老人贫困，一是经济贫困，二是健康贫困，三是精神贫困，在经济支持上也发现农村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较少，在一百元左右，照料支持会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而精神支持呈现出相反的态势^[14]。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也受到普遍关注，而代际支持作为影响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也被广泛研究。

白兰等通过构造两期混合横截面数据，研究子女不同维度代际支持对老人健康水平的影响。发现子女的照料支持显著影响农村老人的自评健康，子女的经济支持只对父母的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的情感支持显著影响农村老人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15]。张文娟等利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发现代际支持中的感情交流对高龄老人心理状况的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儿子的代际支持在维持、改善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方面尤为重要^[16]。王萍等利用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跟踪调查数据发现双向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能够减缓老年人认知功能的衰退速度，但是老人从成年子女处获得日常照料却加速其认知功能的衰退速度，代际支持的显著影响力会以老人的需求为中心产生不同的变化^[17]。刘昊等利用山东农村老人的调查数据发现子代情感支持、亲代情感支持以及亲代照料支持会显著提高农村老人自评健康，但子代经济支持会降低老年人自评健康；亲代经济支持、子代情感支持和照料能有效遏制其日常活动能力的退化；而且子代经济支持、亲代照料支持会增加其抑郁程度^[18]。

在对代际支持的研究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周坚等利用全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14年数据发现子女对

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而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其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正向影响；照顾支持的作用不是很明显；子女的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正向影响^[19]。王萍则通过研究得出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代际间的双向家务帮助和情感支持都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20]。余泽梁也得出相似结论，发现子女经常性的经济支持会显著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但是有无子女的大笔援助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性^[21]。瞿小敏利用201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发现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老年人经济上的独立性反而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22]。王大华等采用自编的老年人亲子支持问卷、老年人的情感问卷和已有量表调查发现亲子支持通过影响老年人的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其中接受支持对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给予支持对老年人的自尊感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23]。刘泉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代际关系对老年男子生活幸福度有显著的影响，父母得到子女支持越多时其幸福感越高^[24]。还有一些学者对代际支持与新农保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邓崧、王继笛通过研究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与农村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相关关系，发现有无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经济支持的多少与父母是否参与新农保是显著相关的，但子女经济支持与参与新农保并不是替代关系，子女对父母代际经济支持都会不同程度地“挤出”或“挤入”父母参与新农保^[25]。

2.2.2 居住意愿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老年人居住意愿和居住安排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Yuri Jang探讨了韩裔美国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在427名调查者中，发现有45%的老年人表示愿意在养老院养老，进一步回归显示，当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时，机构养老意愿的可能性会增加^[26]。Sereny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受到对儿孙疼爱与照顾的重要影响，而年龄、性别、民族、社会经济地位和婚姻状况也有一定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更倾向与子辈共同居住，而社会经济地位高并且自身获得的资源较多的老年人就更倾向于自我养老。有迹象表明，如果个人财务自由并充足，自我养老将是首选^[27]。Iacovou研究了欧盟13个国家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通过分析得出欧盟国家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有很大的性别差异，不同国家也有自己的居住安排特点。“南方”或“天主教”国家的老年人无论是否有伴侣都更愿意同子女一起生活，而“北方”或“新教”国家老年人倾向于与伴侣或独自生活^[28]。Zainab I对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进行调查发现，近一半的老年人住在大家庭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特别是年轻的老

年人希望可以独立或与配偶居住，他们希望可以自由的做事情，但当他们年龄逐渐增高，身体健康状况变差时，希望与子女一同居住^[29]。Meng D等的研究指出，对于那些喜欢与成年子女一起生活的人来说，重要的预测因素是婚姻状况和子女数量。分居、离婚、丧偶的老年人选择“独自生活”的可能性较小，入住养老院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子女数量，子女数量越多越不可能选择住在养老院^[30]。

目前，国内有不少文献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进行了研究。老年人居住意愿是老年人对养老居住方式的一种主体性理解，对于养老居住方式和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将其分为独居、与子女同居、养老院居住三个基本意愿类型^[31]。孙鹃娟等基于城乡的差异，发现我国城市地区的老年人均衡地选择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个人养老三种养老居住模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而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主要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32]。陶涛等分别考察了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居住意愿，发现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相比较，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更偏好于独居^[33]。吕雪枫等提出，我国农村老年人因受“养儿防老”“住养老院被人看不起”以及“怕儿女被人指责不孝顺”等传统观念影响，一般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34]。于铁山考察了我国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人居住意愿及影响因素，得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方式更受老年人喜爱，其中受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和保障高的老人喜欢与子女同居，而这三高的失能老人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教育程度高和保障高的失能老人倾向于与子女同住^[35]。孙雨蕾认为我国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整体上呈现出与子女一起居住占主流、独居意愿比例逐年上升、养老机构居住意愿占比最小且比例有所下降的特征^[36]。高敏探究了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与居住现实选择的差异发现，农村老年人意愿与现实都是主要与子女居住，但其中男性与无配偶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意愿与现实选择间的差异^[37]。原阳芳以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模式为出发点，提出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居住意愿的整体水平较低^[38]，机构养老还存在一定的隐性需求，未来机构养老的需求会逐渐增加^[39]。

在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实证检验上。刘勇等从个人特征、经济条件、居住方式、保障状况和养老观念5个方面对农村老人的养老意愿进行了分析，得出农村老人的居家养老意愿受年龄、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月收入、居住方式、对儿女养老和住养老院的看法及医疗费用等因素影响^[40]。李文丹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较低，年龄、居住状态、受教育程度、家庭月均收入以及对养老机构人际关系的认知对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子女态度则呈现负向影响^[41]。韩闻芳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得出我国中年人的未来养老居住意愿主

要受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42]。张良文等从倾向性因素、使能因素、需求性因素分析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得出受教育年限越长、失能程度越高,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社会化养老,其中使能因素对于居住意愿的影响最大^[43]。田北海发现农村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农村老人的年龄,收入、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是否与子女居住都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产生显著影响^[44]。赵青运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数据研究了失能对于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影响,发现随着失能程度的加重,老年人选择独居的概率会显著降低,而与子女同住的概率显著增加,入住敬老院或福利院等养老机构的概率也有所提升,并且发现各类社会支持在老年失能对居住意愿影响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45]。易成栋等使用2005年和2014年两期的CLHS数据,发现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居住意愿为独立居住。而且与城镇相比,农村老年人更可能实现独立居住的意愿,实现住养老机构意愿的比例较低^[46]。

关于在代际支持和居住意愿二者关系上的研究也有一些:王国辉通过CGSS2012年的数据研究得出老年人虽然偏好儿子养老但现实中女儿养老更多一些,没有儿子养老偏好的老年人更希望得到来自子女的照料支持与经济支持,有女儿养老偏好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女儿提供的照料支持^[47]。左冬梅通过回归模型发现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间接影响了农村老年人的心理状况,直接影响了农村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养老意愿,此外老年人在经济上越依赖子女,反而机构养老的意愿越高,居家养老的倾向就越少^[48]。郑娟等主要研究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的影响,发现见面频率和子女孝顺程度是影响老人居家养老选择的重要因素^[49]。

2.2.3 研究小结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知,目前对于代际支持和居住意愿的研究颇丰,近些年单因素的影响分析主要集中于老年人健康状况及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的研究上,而居住意愿多聚焦于影响因素的分析,代际支持与居住意愿之间的分析,仅作为其中的一项影响因素进行简要分析,但是代际支持又包括经济、情感和日常照料等多方面,居住意愿也分为不同的方式,对二者的关系之间的分析的研究还很少,现存的一些文献也主要是从子女对老人的单方面进行研究,涉及双向代际支持和农村老年人的研究很少,所以有必要对于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情况进行探究。此外,现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数据都比较旧,无法真实反映出居住意愿随着社会变化的情况;以前研究多将居住意愿分为有无配偶两类,随着社会服务加强,养老院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养老方式,而且在农村

还经常出现老人独居但是子女住在附近的情况，本文将把养老机构与独居子女在附近的情况考虑进去，更细化的研究老年人养老偏好的变化，从而为养老服务提出可行性建议。

在研究方法上，当前研究文献大多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二元 logistic 模型或二元 probit 模型，而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大体可以分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与子女同住以及居住在养老机构三种类型，并非简单二元选择模型可以解决，本文拟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模型来分析农村老人居住意愿的多元选择问题。

2.2.4 研究假设

通过相关研究的梳理，借鉴学者的经验，提出本文的具体研究假设，如下：

H1：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与子女同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2：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对与子女同住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包含子女在附近和不论子女在不在附近两类）和住养老机构的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日常照料对与子女同住意愿有正向影响，对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和住养老机构有负向影响。

H3：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对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和住养老机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3章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调查对象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35-64岁成年子女,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样本的选取具有全国代表性。CLHLS数据在1998年进行了基线调查,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2009年、2011-2012年、2014年和2017-2018年进行了跟踪调查。主要的调查内容是老年人及家庭基本状况、社会经济背景及家庭结构、经济来源、生活照料、健康和生活方式自评、认知功能、日常活动能力和生活方式等。基于以老年人为研究主体的需要以及对数据质量的要求,本文选取了2017-2018年的追踪调查数据,剔除了年龄小于60岁和关键变量缺失、拒绝回答、不知道等样本,最终经过整理得到了5266个农村样本量。

3.2 变量选取及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居住意愿。本文选取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居住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了数据中的“您希望的居住方式是哪种?”这一变量,作为每个被访者的养老居住意愿。包含了5个选项,分别是:(1)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子女在不在附近无所谓;(2)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子女最好住在附近;(3)与子女一起居住;(4)敬老院、老年公寓或福利院;(5)不知道。本文将第一项定义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不在附近无所谓),并赋值为1;将第二项定义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赋值为2;将第三项与子女同住赋值为3;第四项统称为住养老机构,赋值为4。

3.2.2 解释变量

代际支持。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子女和父母双向的代际支持,根据社会支持理论,子女代际支持作为非正式支持的重要内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连接而成的社会资源,作为成年子女积极地赡养老年人,并给予老年人物质、经济、情感和照料等各方面的支持,本研究将子女代际支持细化为经济支持、情感交流、日常照料三个维度。父母的代际支持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和日常生活中的做家务、照料孙辈,所以本文只涉及父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数据库

中国老年健康影响跟踪调查中也包含了许多与代际支持相关的问题。

经济支持。经济收入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依托，由于人们年老时将面临丧失劳动能力的风险，经济收入可能得不到保障，所以家庭成员提供的经济支持能够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关于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的衡量，通过“近一年来，您的子女(包括同住与不同住的所有孙子女及其配偶)给您现金多少元”这一问题进行构建，将子女经济支持处理为连续性变量。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在 0-2000 元之间赋值为 1，2000-4000 元赋值为 2，4000 元以上赋值为 3。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年轻人都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代际关系中也会出现一些“逆反哺”现象，农村老年父母也会为子女提供经济援助。关于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通过问卷“近一年来，您给子女(包括同住和不同住所有孙子女及其配偶)提供现金多少元”来反映，将父母给子女的经济支持也处理为连续性变量，金额在 0-2000 元赋值为 1，2000-4000 元取值为 2，4000 元以上取值为 3。

日常照料。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是指子女为年龄较大或部分不能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者所提供的照顾和帮助。日常照料是老年人不同养老居住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关于子女对父母日常照料，根据问卷“进一个星期以来，您的子女/孙子女为您提供日常照料帮助的总小时数有多少”来判定，处理为连续性变量。时间在 0-20 小时取值为 1，20-40 小时取值为 2，40 小时以上取值为 3。当今老年人帮助子女做饭，照看孙辈已经是常态。本文父母对子女的日常照料选自“您现在从事家务(做饭，带小孩等)吗”这一问题，将不参加取值为 0，参加取值为 1。

情感交流方面，老年人在逐渐变老的过程中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和身体健康、家庭等情况的变化，在精神方面可能会发生变化，更容易感觉到孤独。加强与子女间的情感交流，能够降低老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本文依据受访者回答的“您平时与谁聊天最多”这一问题来构建情感交流虚拟变量。若受访者的回答是(孙)子女及其配偶，将该变量设为 1，否则为 0。

3.2.3 控制变量

(1) 个体特征变量

为了尽可能减小干扰因素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尽可能的控制同时影响代际支持和农村老人居留意愿的变量。首先是样本的个体特征变量，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四个指标。

性别变量问卷中设置男性=1，女性=2，为便于研究，本文令男性=1，女性=0。本文的年龄变量选取的是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删除了不符合该年龄的受

访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的划分：本文将年龄在 60-74 岁的老年人定义为年轻老人，赋值为 1；将 75-89 岁的老年人定义为老老年人，取值为 2；将 9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定义为长寿老人，赋值为 3。

问卷中婚姻状况分为“已婚并与配偶一同居住”、“已婚但不与配偶同住”、“离异”、“丧偶”、“从未结婚”5 种情况，因为有无配偶直接影响到居住意愿，所以将“已婚并与配偶一同居住”和“已婚但不与配偶同住”定义为“有同住配偶”，赋值为 1；其他定义为“无同住配偶”，赋值为 0。问卷中受教育程度以年限表示，为了更好地反映不同学历的受访者之间的差异，本文按年限重新进行了赋值。考虑到大多数农村老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将其分为从未上学，小学，初中及以上三个层次。受教育年限为 0 年，定义为从未上过学，取值 0；年限为 1~6 年，定义为小学，赋值 1；年限为 7 年及以上，定义为初中及以上，取值 2。

（2）社会特征变量

总体来说，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自主选择的能力越强。老年人也一样，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其养老居住意愿越容易得到实现。家庭经济状况、住房情况、子女特征、社会保障等都会影响老年人的养老居住选择。本文选取子女总数量、男性孩子数量、家庭年总收入、自有住房、是否拥有养老保险、是否参加了医疗保险和是否有社会服务这几个变量进行研究。

中国人传统里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农村更甚。所以孩子的数量和儿子的数量都会对农村老人居住意愿选择产生影响。本文将子女现存数量为 0 的取值为 1，1-2 个的取值为 2，3-4 个取值为 3，5 个及以上取值为 4。现存儿子数量为 0 个赋值为 1，1 个赋值为 2，2 个赋值为 3，3 个及以上取值为 4。家庭经济状况选取问卷中的家庭年总收入，为了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将家庭收入进行取对数计算。自有住房根据问卷“您家现在的住房是以谁的名义购买的？”若回答为“本人或配偶”，定义为有自有住房，取值 1；其他定义为无自有住房，取值 0。随着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各方面都受到一定的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老人的自主选择性。本文将参加了养老保险的赋值为 1，未参加赋值为 0；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赋值为 1，未参加的赋值为 0。社会服务的不断完善和丰富，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本文将提供社区服务定义为 1，无社区服务定义为 0。

（3）健康状况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直接决定了老人是否能够独立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居住意愿。一个人的整体健康水平涉及很多方面，本文选择了三个角度进行衡量。自评健康状况是大多数研究中用到的一种方法。根据问

卷“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将选项“很不好”和“不好”定义为不好，取值为1；将“一般”取值为2；将“好”和“很好”定义为好，取值为3。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是指一个人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每天所进行的必要活动。问卷中涉及了洗澡、穿衣、上厕所、室内活动辅助、大小便控制能力和独立进餐能力六方面。这几个方面都能体现出老年人的真实健康水平，所以当这六项都是“可以自理”时，令其等于1，只要有一项不能自理，就赋值为0。

慢性病。慢性病的存在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对老年人的养老选择和生活质量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将“无慢性病”赋值为0，“有慢性病”等于1。

综上所述，变量名称及赋值见下表：

表 3.1 变量的定义与统计性描述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居住意愿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不论子女在不在附近）=1，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2，与子女同住=3，住养老院=4	2.428	0.708	1	4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0-2000元=1, 2000-4000元=2, 4000元以上=3	1.621	0.811	1	3
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	0-20h=1, 20-40h=2, 40h以上=3	1.384	0.734	1	3
子女对父母的情感交流	是=1, 否=0	0.522	0.500	0	1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0-2000元=1, 2000-4000元=2, 4000元以上=3	1.086	0.373	1	3
父母对子女的日常照料	是=1, 否=0	0.551	0.497	0	1
年龄	60-74岁(年轻老人)=1, 75-89岁(老老年人)=2, 90岁及以上(长寿老人)=3	2.177	0.782	1	3
性别	男=1, 女=0	0.418	0.493	0	1
婚姻状况	有同住配偶=1, 无同住配偶=0	0.421	0.494	0	1
受教育程度	从未上过学=0, 小学=1, 初中及以上=2	0.530	0.663	0	2
自评健康状况	不好=1, 一般=2, 好=3	2.306	0.719	1	3

日常生活能力 (ADL)	可以自理=1, 不能自理=0	0.811	0.391	0	1
慢性病	有=1, 无=0	0.803	0.398	0	1
家庭年总收入	家庭收入取对数	9.760	1.269	3.401	11.513
自有产权	本人或配偶=1, 其他=0	0.446	0.497	0	1
子女数量	0个=1, 1-2个=2, 3-4个=3, 5个及以上=4	3.072	0.787	1	4
儿子数量	0个=1, 1个=2, 2个=3, 3个及以上=4	2.783	0.963	1	4
养老保险	参加=1, 未参加=0	0.385	0.487	0	1
医疗保险	参加=1, 未参加=0	0.834	0.372	0	1
社会服务	有=1, 无=0	0.644	0.479	0	1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 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在 2.4 左右, 说明大部分老人的选择是偏向于独居或与配偶居住 (子女在附近) 和与子女同住, 无论是哪一种, 都可以看出来农村老人都希望与子女住的更近些。

通过代际支持样本数据可以看出,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均值在 1.621 附近, 大多数提供的经济数量在 0-4000 元; 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时间均值为 1.384, 说明更接近 0-20h, 多数子女对老人的照料时间都比较少,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老人也许是因为身体状况好不需要太多的照料。情感交流方面, 有将近一半的老人会选择子女作为聊天对象, 说明多数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交流。老人对子女的支持方面, 大多数老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在 0-2000 元, 这与农村老人本身拥有的资源就少有一定的关系, 有大约 55% 的老人会为子女提供家务和照看孙辈等活动, 这在农村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控制变量上, 老人特征方面, 女性老年人的比重要高于男性老年人。农村老人的年龄的均值为 2.177, 年龄范围更接近 75-87 岁, 已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年龄划分的老老年人标准, 说明农村老龄化程度很高。婚姻状况上, 有 41.5% 的老人有配偶, 比重低于 50%, 说明老年人口婚姻状况以无配偶为主。教育程度的均值为 0.530, 不到 1, 说明很农村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健康状况方面, 大多数老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一般, 日常生活能力方面, 只有接近 19% 的农村老人完全不能自理, 80% 的老年人都有慢性病, 这个数据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慢性病是一种很普遍的存在, 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一定程度的加重。社会特

征方面，每个老人大约平均有 3-4 个孩子，其中平均有两到三个是儿子。家庭总收入取对数后取值在 3.401-11.513 之间，均值为 9.760。有 44.6% 的农村老人有自己的房屋产权。参加养老保险的老人仅占 38.5%，可以看出很多农村老人都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参加了医疗保险的老人达到了 83%，说明人们相对于短期的健康方面更加重视，养老这种未来的因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社区提供社会服务的达到了 64.4%，表明农村社区服务建设有所提高。

第4章 代际支持和居住意愿现状分析

4.1 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现状

根据2018年CLHLS调查数据中居住意愿的统计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具体表现为:倾向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占据了调查样本老年人总数的大部分比例(51.8%);愿意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方式的老年人数占比47.1%;倾向选择住养老机构居住方式老年人为1.1%。总体而言,在居住意愿上,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方式,家庭养老的居住安排依旧是占据主流。除此之外,选择独居的比例仅次于与子女同住,表明我国老年人自我养老的意识逐渐增强,独自居住的行为和意愿日益普遍。然而,机构养老对于绝大多数老年人来说都不是他们的首选,因为成本太高以及无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与期待,老年人的接纳程度不高,与其他两种方式相比,在选择意愿比例上明显低出很多。

图 4.1 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十年间变化趋势

为了呈现出老年人居住意愿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趋势,进一步对2008~2018年10年间4个调查时间节点的问卷数据中测量老年人的居住意愿的结果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4.1,与子女一起居住的愿望占大部分比例,在四年的数据统计结果中占比都在50%以上,其次是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占比38%~50%;最后是住养老机构,占比在3%以下。从时间的变化趋势上看,希望与子女一起居住和在养老机构居住的意愿在逐年下降,独居的意愿在逐年上升。以上趋势说明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和现实正在发生变化和迁移,独居成为比较受老年人欢迎的

居住方式。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以往研究发现西方发达国家中独居或只与配偶同住的居住方式符合大多数人独立生活的愿望，而在发展中国家，父母与子女分开居住的趋势也在逐渐盛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同住）的居住方式。

4.2 农村老年人代际支持现状

4.2.1 经济支持

表 4.1 是经济支持分变量描述统计表，由表可见亲代未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农村老人占大多数，超过三分之二。子代提供经济支持的居多，接近五分之四，总体上代际支持呈现重心下移，以子代支持为重的情形。分性别组来看，子女给予经济支持的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分别占比 75.18% 和 79.16%，亲代给予子代经济支持的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分别占比 28.94% 和 26.41%，不及三分之一，说明农村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金钱方面的帮助频率比较低。分年龄组来看，低龄老人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为三分之一，亲代不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随着老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子代经济支持中，子代对 75-89 岁老人提供经济支持的占比最高，占到 80.99%。从婚姻状况来看，子代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与老人有无配偶无太密切联系；向下代际支持中，有配偶的老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要高于无配偶的老人。从受教育情况来看，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子女不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要高于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老年人比例；相对的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也要高于其他学历的老年人。

表 4.1 农村老年人经济支持及个人特征描述表

变量		单位：%			
		子代经济支持		亲代经济支持	
		是	否	是	否
总体		77.42	22.58	27.52	72.48
性别	男	75.18	24.82	28.94	71.06
	女	79.16	20.84	26.41	73.59
年龄	60-74 岁	75.00	25.00	34.49	65.51
	75-89 岁	80.99	19.01	28.39	71.61
	90 岁及以上	75.21	24.79	22.76	77.24

婚姻状况	有配偶	77.40	22.67	31.57	68.43
	无配偶	77.33	22.54	24.69	75.31
受教育情况	从未上过学	77.12	22.88	24.31	75.69
	小学	79.25	20.75	33.07	66.93
	初中及以上	71.84	28.16	40.57	59.43

本文实证部分主要使用的经济支持的分类变量，因此其分类情况现状如表4.2所示：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在0-2000元的样本量占58.89%，在2000-4000元的比重占19.60%，4000元及以上的比重占21.52%。从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情况来看，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几乎都在0-2000元，比例达94.61%，其他相加未达到10%。对于农村家庭来说，社会资源相对较少，子女和父母双方所能提供的金钱帮助都较少。

表4.2 双向经济支持描述表

	变量	频数	频率(%)
子代经济支持	0-2000元	3101	58.89
	2000-4000元	1032	19.60
	4000元及以上	1133	21.52
亲代经济支持	0-2000元	4982	94.61
	2000-4000元	128	2.43
	4000元及以上	156	2.96

4.2.2 日常照料

表4.3是家庭日常生活代际支持情况，数据表明，67.78%的农村老人获得了子女的生活照料，32.22%的老人没有获得子女的日常生活照料。在老年人给予的日常生活照料中，有44.82%的老年人没有给予子女日常生活上的帮助，但有超过一半的老人对子女进行了日常帮助，包括做家务、照看孙辈等。总的来看，农村老人获得的日常生活照料要高于未获得的比例，但是老人向儿女提供的照料也比较多。大多数农村老人一辈子没有工作，以农业为生，而且农村的娱乐活动较少，造成老人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所以对于家庭的生活照料的比率也相对较高。

表 4.3 农村老年人代际日常照料情况

日常照料	单位：%	
	子代对亲代	亲代对子代
无	32.22	44.82
有	67.78	55.18

图 4.2 农村老年人日常照料承担者

图 4.3 农村老人被照料时间

在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提供者中，包括了子女、孙子女、配偶、朋友邻里、保姆等人，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代际支持，所以将其他亲属、朋友、保姆等全部纳入其他类别。由图 4.2 可以看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是子女，占比超过半数，为 66%；孙子女照料农村老人的比例最小，仅为 2%。根据责任内化理论，在我国传统“孝文化”观念影响下，子女自觉成为老年人照

料支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图 4.3 显示有 51.4% 的老人近一个星期以来，没有接受过子女或孙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料帮助。由此可见，农村有一半多的老年人没有得到来自子女或孙子女的足够的日常照料。

4.2.3 精神支持

表 4.4 展示了子代情感支持分性别的频率情况，可以看出，有 50.99% 老人平时与子女聊天最多，平时与子女没有情感交流的也占了将近一半，说明子代和亲代之间的情感交流还不足够。分性别来看，子女平时与女性老人聊天最多，占到 64.45%，高于男性老年人（35.55%）。图 4.4 展示了老人有心事最先向谁诉说，子女是主要倾听者，比例为 58.65%，其次是配偶经常倾听老人的心事和想法，仅有 1.44% 的老人无人可说。

表 4.4 农村老人情感交流分性别情况

情感交流	单位：%		
	总体	男性	女性
否	49.01	62.92	37.08
是	50.99	35.55	64.45

图 4.4 农村老人倾诉者情况

第 5 章 我国农村老年人代际支持和居住意愿的实证分析

在进行无序多分类 logit 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研究变量进行了交互分析。交互分析方法主要用于定性问题的研究,检验名义观测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交互分类表也被称为列联表,可以直观的看出多个变量在不同属性取值情况下的数据分布情况,以寻找变量间的关系。本文中,分别将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与因变量农村老人居住意愿进行交互分析,通过交互分析得出不同变量在不同特征取值下因变量的具体变化情况,从比较直观和经验的层次上进行检验。

5.1 交互分析

5.1.1 代际支持与居住意愿交互分析

由表 5.1 的数据统计结果可知,在不同的代际支持方式下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其中,无论有无代际支持,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倾向都是占据主流。分别来看,子代对亲代的代际支持方面,随着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增加,老人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并且子女在附近的意愿逐渐加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逐渐下降。当经济支持达到 4000 元以上,老人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方式和与子女同住的意愿的比例基本持平。日常照料中,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两种意愿和住养老机构的意愿比例都随着子女对父母照料时长的增加而降低。与之相对应的,随着照料时长增加,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不断增加。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当照料时间小于 20 小时时,一个可能原因是老人的身体状况比较好,不需要子女过多的照顾。而当子女的照料时间超过 20 小时时,从侧面反映了这部分老人较差的身体状况,更希望得到子女的照顾。情感交流方面,经常与子女聊天的老人,与子女同住意愿概率更高,更有利于促进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关系,对子女更有依赖性。而很少与子女聊天的老人以独居或者与配偶居住意愿为主,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也要强烈些。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方面,当父母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越多,父母与子女同住的意愿越低。现在,农村经常出现老人给予子女经济补贴的现象,一个原因是当代年轻人花销支出都比较大,而且消费观念不同,手里很少有攒下的钱。另一个原因是农村的啃老现象,子女不上进,需要老人养。这些都会给老人造成压力负担,进而降低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增强老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倾向。生活照料上,不需要为子女提供家务、照看孩子的老人,会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而需要做饭、照看孙辈的老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意愿更强一些,因为观念的不同,老人与子女在相处的过程中尤其是照看孩子方面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会产生摩擦,

所以老人倾向于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且子女在附近,这样既能避免与子女间的冲突还能与孙辈相处。

表 5.1 代际支持与居住意愿交互分类表 (%)

变量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不在附近无所谓)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	与子女同住	住养老机构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0-2000 元	11.79	34.08	53.03	1.10
2000-4000 元	9.95	37.58	51.91	0.56
4000 元以上	12.36	37.86	48.23	1.56
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				
0-20 小时	13.26	38.80	46.62	1.32
20-40 小时	7.14	28.08	64.29	0.49
40 小时以上	4.52	21.94	73.42	0.13
子女对父母的情感交流				
无	18.28	47.30	32.91	1.51
有	5.07	24.31	69.93	0.69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0-2000 元	11.31	35.56	52.03	1.09
2000-4000 元	11.45	38.17	49.62	0.76
4000 元以上	19.23	33.97	45.51	1.28
父母对子女的生活照料				
无	7.21	26.42	64.59	1.77
有	15.07	43.02	41.38	0.54

5.1.2 其他相关因素与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交互分析

每个老年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养老居住模式的标准,很多老年人内心所希望的居住方式就是居住意愿,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居住意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居住意愿的变化是由多个因素所导致的。

(1) 老年人个体特征变量与居住意愿的交叉分析

表 5.2 个人特征因素与居住意愿交互分类表 (%)

变量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 (子女在不在 附近无所谓)	独居或与 配偶居住 (子女在 附近)	与子女同住	住养老机构
性别				
女	9.37	31.84	57.81	0.98
男	14.36	40.42	43.98	1.23
年龄				
60-74 岁	17.99	43.05	38.28	0.68
75-89 岁	14.37	42.86	41.83	0.94
90 岁及以上	5.15	24.14	69.25	1.46
受教育程度				
从未上过学	9.05	29.81	59.86	1.28
小学	14.99	36.03	47.86	1.12
初中及以上	20.33	40.90	37.83	0.95
婚姻状况				
无配偶	7.35	25.95	65.03	1.67
有配偶	17.43	49.05	33.22	0.31

表 5.2 显示了个体特征变量与居住意愿的交互结果。从性别变量来看，横向看，农村女性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最高，占 57.81%，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中大多数老人希望子女在附近；男性老人与子女同住和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两种意愿方式占比相近。纵向来看，女性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要高于男性约 14 个百分点，而男性老人在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两个方式上的比例都要高于女性，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也略高于女性。说明女性老人要更依赖于子女。从年龄与居住意愿交互来看，总的来说，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加，其居住意愿由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向与子女同住倾斜。年轻老人的居住意愿中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占比最高，达到 43.05%；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不在附近无所谓）这种方式比例要高于 74 岁以上的老人；老老年人选择子女在附近和子女同住的意愿上占比相差不大；但长寿老人的居住意愿发生了很大不同，希望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快速增加，占比接近 70%，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也有所上升。因为对于 60-74 岁这一年龄段的老人来说，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比较健康，子女

也不需要太多的照顾，生活相对轻松，老人可能更倾向于有自己生活；对于中高齡老人来说，尤其是高齡老人，身体各方面机能容易出现問題，健康状况较差，心理上也容易孤独，更希望得到来自子女的陪伴和照顾，所以，与子女同住的意愿会大幅度上升。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

受教育程度变量上，总的来说，农村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独居或与配偶居住总体的意愿越高。从表中数据来看，未上过学的农村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占比约60%，要高于小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10个百分点以上；小学和初中及以上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两种方式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尤其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比接近三分之二。其原因在于未上过学的老年人，生活来源可能不稳定，对子女的依赖性更强，更需要子女的各方面的支持。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在经济和生活上对子女的依赖小，有更多自主选择的能力，对自身的认知也更明确，更希望能够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婚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老人的居留意愿选择。有配偶的农村老人更倾向于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且两种方式意愿占比都高于无配偶的老人，无配偶的农村老人则更希望与子女同住，而且无配偶老人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也有所提升。通常情况下，有配偶的老年人，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生活上，都可以和配偶相互照顾和扶持，对子女的依赖就相对较弱；而无配偶的农村老人因为缺少了伴侣的陪伴安慰，对于子女的需求也就提高，更依赖于子女。由于子女要忙碌于家庭和工作，无法长时间陪伴老人，那么无配偶的老人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就要高于有配偶的老人。

（2）健康状况与农村老人居留意愿交互分析

个人自评健康是老年人自报的一般健康状况，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老年人的实际健康状况。一般来说，自评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意愿越强，表5.3交互分析后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现象。自评健康状况一般和不好的老人更希望与子女同住。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通常来测量老年人的功能状态，直接反映了老年人能否独自照顾自己。从表中可以看出，可以自理的农村老年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意愿要高于与子女同住，不能自理的老人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希望与子女同住，而且住养老机构的意愿要高于可以自理的老人。主要原因是自评健康状况较好、能够自理的老人能够独立进行日常活动，不需要麻烦子女，就更希望过自己的生活；而健康状况不好，不能自理的老人，身体上要承受疾病的伤害和折磨，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状态，而且生病带来的经济负担，农村老人很难自己承担，所以会在生活上和经济上都更加依赖子女，因此，与子女同住的倾向会增强。慢性病是指这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它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疾病，虽然突发起来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但平时并不

会太影响生活，所以不太会引起老人的重视，在考虑居住意愿时就很少考虑到它。所以有无慢性病并不会对农村老人的居住意愿造成太大影响。

表 5.3 身体状况因素与居住意愿交互分类表 (%)

变量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不在附近无所谓）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	与子女同住	住养老机构
健康状况				
不好	12.50	32.92	53.34	1.24
一般	10.77	34.18	54.13	0.91
好	11.92	37.54	49.34	1.19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不能自理	4.37	23.85	70.44	1.34
可以自理	13.67	39.45	45.90	0.98
慢性病				
无	9.76	35.53	52.78	1.93
有	12.66	36.30	50.10	0.94

(3) 社会特征变量与农村老人居住意愿

从表 5.4 子女数量来看，无论有几个子女，农村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占比都比较高，接近 50%，没有子女的老人也不例外。可见，无论处于何种原因无子女，人年老之后都倾向于有子女的陪伴和照料。没有子女的老人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大幅提高，子女数量越多，农村老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意愿越低。从儿子数量看，随着儿子数量的增多，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会有些许降低，希望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且子女在附近的意愿比例有所上升。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子女数量和儿子数量多的情况下，子女之间、子女和老人之间的矛盾也会多一些，会造成老人与子女同住倾向下降的现象。而且现在农村相较于城市来说更容易出现子女不赡养老人的情况，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子女过多，都不愿意负责。

表 5.4 社会特征因素与居住意愿交互分类表 (%)

变量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 (子女在不在附近无所谓)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 (子女在附近)	与子女同住	住养老机构
子女数量				
0个	17.74	22.58	48.39	11.29
1-2个	13.49	33.69	51.47	1.34
3-4个	12.38	37.00	49.79	0.83
5个及以上	8.71	35.74	54.98	0.57
儿子数量				
0个	15.53	27.57	53.59	3.30
1个	11.34	33.58	54.03	1.05
2个	11.61	37.34	50.41	0.64
3个及以上	10.38	38.34	50.38	0.89
家庭年收入				
0-2万	14.81	44.85	39.24	1.10
2-4万	8.99	27.76	63.14	0.11
4万以上	7.11	23.30	68.00	1.59
住房产权				
本人或配偶	17.28	51.88	30.14	0.70
其他	6.89	22.36	69.34	1.41
养老保险				
是	12.74	34.07	51.85	1.34
否	10.90	36.30	51.80	1.00
医疗保险				
是	10.81	35.75	52.32	1.12
否	15.29	35.48	48.15	1.08
社会服务				
是	10.95	35.70	52.04	1.31
否	12.62	35.59	51.04	0.75

将家庭年总收入和居留意愿交叉后发现,总体上,家庭年总收入越高,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意愿越弱,与子女同住的意愿越强,住养老机构意愿表现不一致。根据表 5.4 可以看出,家庭总收入在 0-2 万的农村老人更倾向于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家庭总收入超过 4 万的农村老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意愿最低,与子女同住的意愿最高;家庭年总收入在 0-2 万和 4 万以上的老人住养老机构的意愿要高于家庭总收入在 2-4 万的老年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家庭收入较低的老人生活负担更重一些,家庭收入少,子女能给予的也会有限,老人不仅要照顾家庭甚至还要补贴家用,独居或与配偶居住更能够减轻老人的负担,所以倾向性更强烈。家庭收入较高的家庭,对于老人来说经济上并不欠缺,子女因为工作所空闲的时间并不多,对老人的照顾会有所缺失,老人在心理上会更加孤单,所以与子女同住的意愿也会上升。处于中间收入的家庭,老人获得的经济上和生活上的照料都更平衡一些。

从住房产权来看,住房产权是本人或配偶的农村老人更倾向于独居或与配偶居住,而为子女和其他人所有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更强,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也有所提升。住房问题一直以来就是人们所关心的,拥有自己的房子会让农村老人更加有安全感。养老保险方面,不论有无养老保险,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倾向都是占主流,接近 52%,四种居留意愿方式,相差均不大,虽然近些年养老金一直在提高,但是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只能稍微改善生活,养老机构收费的增长和日常开销的增长都要快于养老金的增速,所以,并不能对养老意愿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有医疗保险的农村老人相对于没有医疗保险的老人来说,与子女同住的意愿更高,这与我们的认知有一定的偏差。从社区是否有社会服务上看,有提供社会服务老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且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也要高于未提供社会服务的老人。

5.2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回归分析

5.2.1 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为了防止自变量之间出现共线性问题,导致回归系数的符号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致使数据研究出来严重偏差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首先对相关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从表 5.5 可以看出,方差扩展因子(VIF 值)在 1.02-2.19 之间,严格来说,当值小于 5 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的各个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强线性关系,据此可以构建无序多分类的 logistics 回归模型。

表 5.5 多重共线性检验

变量	VIF	1/VIF
婚姻状况	2.19	0.456
子代情感支持	2.02	0.496
年龄	1.97	0.509
子女数量	1.67	0.600
儿子数量	1.62	0.616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1.53	0.654
受教育程度	1.51	0.661
亲代日常照料	1.44	0.695
性别	1.37	0.727
子代日常照料	1.36	0.738
住房产权	1.35	0.740
家庭总收入	1.14	0.876
自评健康状况	1.07	0.931
子代经济支持	1.05	0.950
亲代经济支持	1.05	0.951
医疗保险	1.04	0.960
慢性病	1.03	0.972
养老保险	1.02	0.977
社会服务	1.02	0.980
Mean VIF	1.17	

5.2.2 模型介绍和构建

(1) 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分析基本理论

Logistic 回归分析是对分类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方法, 根据因变量取值的不同可以分为二分类逻辑回归和多分类逻辑回归。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的因变量取值有两个, 分别是 0 和 1。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中, 因变量的取值可以为三个或三个以上。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实质上是二分类 logistics 回归的扩展, 是在二分类回归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多个二分类回归模型, 分析各个变量与参照变量相比, 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小。多分类回归根据反应变量水平是否

有序又可以分为有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和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主要适用于被解释变量为无序分类的层次，它从被解释变量的多个类别中选择一个作为参照类别，进而拟合其余各个类别相对于参照类别的回归模型。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居住意愿取值为 4 个且为无序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选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通过拟合三个回归模型来实现。

(2) 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分析模型的建立

上一节通过交叉列联表卡方分析，从比例上比较了各类因素对农村老人的居住意愿的影响。但农村老人的居住意愿不仅仅只受子女代际支持单一因素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子女代际支持各个变量对农村老人居住意愿影响的大小和方向，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因变量包括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不论子女住的远近）、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与子女同住和住养老机构四类，其中与子女同住一直是社会的主流养老方式，本文将与子女同住设为参照组，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和住养老机构设为实验组，将被解释变量 1、2 和 4 分别与 3 进行比较，具体模型如下：

$$\text{logit}P_1 = \ln\left[\frac{P(y=1|x)}{P(y=3|x)}\right] = \alpha_1 + \sum_{i=1}^n \beta_{1i}X_i = \alpha_1 + \beta_{11}X_1 + \dots + \beta_{1n}X_n \quad (1)$$

$$\text{logit}P_2 = \ln\left[\frac{P(y=2|x)}{P(y=3|x)}\right] = \alpha_2 + \sum_{i=1}^n \beta_{2i}X_i = \alpha_2 + \beta_{21}X_1 + \dots + \beta_{2n}X_n \quad (2)$$

$$\text{logit}P_4 = \ln\left[\frac{P(y=4|x)}{P(y=3|x)}\right] = \alpha_4 + \sum_{i=1}^n \beta_{4i}X_i = \alpha_4 + \beta_{41}X_1 + \dots + \beta_{4n}X_n \quad (3)$$

公式（1）、（2）和（3）中，P 表示农村老人选择某种居住方式的概率， P_3 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居住方式（在模型中将其设置为参照组）， P_1 是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不论子女在不在附近）的概率， P_2 是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的概率， P_4 是选择住养老机构的概率，其中 $P_1 + P_2 + P_4 = 1$ 。 α 是常数项， β 是影响各类因素的回归系数，X 为解释变量。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的解释可以用优势比来解释。通常把出现某种结果的概率与不出现的概率之比称为比值（odds），两个比值之比为比值比（Odds Ratio，简称 OR）。OR 值可以估计解释变量变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当 OR 值大于 1 时，事件发生的概率增加，或者自变量对事件发生的概率有正面影响；小于 1 时，事件发生的概率降低，或者自变量对事件发生概率具有负面影响。另外，通过判断回归系数符号的方向可以做出简单的解释，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意味着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增加；如果回归系数的符号为负，则意味着事件发生的概率将降低。

5.2.3 子女代际支持与农村老人居住意愿回归结果

表 5.6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居住意愿多元 logitics 回归分析

变量	居住意愿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不论子女在不在附近)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		住养老机构	
	β	Exp(β)	β	Exp(β)	β	Exp(β)
子代对亲代的经济支持	0.123	1.131	0.106	1.111	0.33	1.391
子代对亲代的日常照料	-0.368**	0.692**	-0.0812	0.922	-2.933**	0.0532**
子代对亲代的情感支持	-1.196***	0.302***	-0.761***	0.467***	-2.275***	0.103***
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	0.441**	1.555**	0.213	1.238	0.773	2.167
亲代对子代的日常照料	0.388**	1.474**	0.406***	1.500***	-1.896***	0.150***
年龄	-0.0159	0.984	0.0971	1.102	-0.351	0.704
性别	0.135	1.144	-0.103	0.902	0.352	1.421
受教育程度	0.129	1.138	0.0934	1.098	-0.0548	0.947
婚姻状况	-0.0571	0.945	0.218	1.244	-3.418***	0.0328***
自评健康	0.064	1.066	0.137*	1.146*	-0.669**	0.512**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0.750**	2.116**	0.241	1.273	-0.539	0.583
慢性病	0.262	1.3	0.051	1.052	-1.072**	0.342**
子女数量	-0.330***	0.719***	-0.139	0.871	-0.869**	0.419**
儿子数量	0.216**	1.241**	0.308***	1.361***	0.183	1.2
家庭年收入	-0.756***	0.470***	-0.651***	0.522***	-0.0171	0.983
住房产权	1.172***	3.227***	1.209***	3.350***	0.223	1.25
养老保险	0.2	1.221	0.127	1.135	0.653	1.92
医疗保险	-0.589***	0.555***	-0.297*	0.743*	0.00518	1.005
社会服务	-0.0106	0.989	0.107	1.113	1.002*	2.723*

注：1. 居住意愿中“与子女同住”为参照类。2. *P<0.1, **P<0.05, ***P<0.01。

(1)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居住意愿结果分析

从表 5.6 整体来看,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对农村老人的居住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子代对亲代的经济支持与老人居住意愿并不显著;日常照料中,无论子代对亲代的日常照料,还是亲代对子代的日常照料,都对农村老人的居住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子代对亲代的情感支持对老人的居住意愿影响显著。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不论子女在不在附近)相对于与子女同住来说,子女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并无显著的影响,但相对于与子女同住倾向来说,增长方向呈正向增长。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在 2000 元以上的老年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概率是经济支持在 2000 元以下的 1.55 倍,说明农村老人只有在自身经济状况的情况下才更倾向于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如果子代对亲代有经济支持,老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每增加一个小时,选择独居或与子女同住(不论子女在不在附近)的概率将降低 31%;亲代对子代有日常照料时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不论子女在不在附近)的概率是没有亲代对子代日常照料的 1.47 倍,数据反映了子女对父母日常照料时间多更有助于增加双方的情感,使老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而老人平时在家里需要做家务和照看孩子时,会使老人没有自己的休闲时间,与子女之间矛盾可能也会增加,所以老人独居意愿会增加。有子女情感支持的老年人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不论与子女在不在附近)的概率是无子女情感支持的老年人的 0.30 倍。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且子女在附近相对于与子女同住来说,需要做家务和照看孙辈的老年人选择住子女在附近的概率相比于不做家务和照看孙辈的老年人提高 1.50 倍。子女对父母有情感支持的情况下,农村老人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的概率是子女对父母无情感支持的老人的 0.47 倍。

住养老机构意愿倾向相对于与子女同住来说,子代对亲代的经济支持和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均无显著影响,说明养老机构这一养老方式在农村并不广泛,可能是因为农村的养老机构普遍较少,即使有服务也并不完善且收费也比较高,所以很少有农村老人考虑这一方式。子女对老人的照料时间越长,住养老机构意愿越低,有子女的日常照料的老人住养老机构概率约是无子女日常照料的 0.05 倍。亲代对子代的日常照料在 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需要做家务、照看孙辈的老年人住养老机构的概率下降 85%。子代与亲代有情感交流的情况下,住养老机构的概率下降约 90%。总体上,代际支持中,日常照料和情感交流是影响农村老人居住意愿的主要因素。

(2) 其他因素对农村老人居住意愿的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意愿(不论子女在不在附近)相对于与子女同住意愿而言,在健康方面,有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选择独居的概率

是无自理能力老人的 2.11 倍,说明是否能自理是农村老人养老方式选择的一个制约因素。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概率越低,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不论子女在不在附近)的概率下降 28%;而儿子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概率将提高 1.24 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养儿防老”相违背,有可能是因为儿子越多,越容易发生不愿意承担养老责任的现象。家庭年收入越高,农村老人选择的独居的概率越低,这可能是收入较高的子女与老人之间的相处越少,与农村出现的空巢现象相关,导致老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的养老方式。自有产权和农村老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意愿在 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有自有产权的老人独居概率是没有住房产权老人的 3.23 倍,说明住房是影响居住意愿的重要因素。医疗保险相对于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的影响更大一些,有医疗保险的农村老人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概率下降 45%,这与传统的社会保障参与程度高的老年人,对于子女的依赖相对较弱,会更倾向于选择独居或养老机构的认知不相符合。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相对于与子女同住来说,自评健康状况越好,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在附近)的意愿倾向越高;儿子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且子女在附近的意愿概率将提高 1.36 倍;家庭年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老人选择子女在附近的居住意愿将降低 52%;有住房产权的农村老人选择子女在附近的概率是无住房产权老人的 3.35 倍;有医疗保险的老人选择住在子女附近的概率是未参加医疗保险的 0.74 倍。

住养老机构相对于与子女同住来说,有同住配偶的农村老人住养老机构的概率是无同住配偶老人的 0.03 倍;健康状况方面,自评健康较好的老人住养老机构的概率是自评健康状况不好的老人的 0.51 倍,且慢性病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老人居住意愿。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老人选择住养老机构的概率下降 58%。在社会服务方面,社区提供社会服务的老年人住养老机构的概率是社区不提供服务的 2.72 倍,社区服务内容的丰富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会给老人带来好的印象,从而对养老机构意愿也有一定的提升。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自古以来“孝道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农村老人居住意愿的主观因素也在一直发生变化，这就造成一个人的养老居住意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本文根据中国的现有状况，使用2018年CLHLS数据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s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探究代际支持因素对农村老人居住意愿的影响。综合前几章的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代际支持方面：从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居住意愿来看，仅是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会对老人的居住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农村老人来说，给予代的经济支持越多，老人就越不愿意与子女同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的“逆反哺”现象。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时间越长，会更增进双方的感情，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和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会越低，越倾向于与子女同住。另外父母需要帮子女做家务和照看孙辈也会对老人的居住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且愿意与子女同住的意愿会明显下降。子女对父母的精神慰藉会对老人居住意愿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有精神支持的老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可见，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日常照料和精神交流相对于经济支持来说更重要，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甚至在外定居，对父母的照料和与老人的交流都会减少，会使老人内心更加孤独，更渴望子女的陪伴。

农村老人居住意愿方面：虽然居住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但当下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仍以子女同住为主流，仍依赖于子女养老，还未从思想上突破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老年人群中，有一部分老人的居住意愿并没有得到满足，尤其是与子女同住，由于许多子女已经在城市里安家，老人不愿意到城市与子女同住，因为相对于城市来说，老人对农村的环境更为熟悉且有安全感，而且在农村老人有自己相对的空间，相较于城里较小的空间更为舒适。而对于住养老机构的意愿普遍不高，受农村老人观念、思想等原因，让其接受恐怕需要一个过程。对于在养老机构中安享晚年这一方式来说，只有一部分经济条件非常好，且子女和父母都有现代意识，才会觉得住养老院是一种适合自己又不给子女添麻烦的好选择。大多数农村的老人会认为去养老机构是一种丢面子的事，会让邻里笑话。在很多人眼里，无儿无女的老人才会选择住养老机构。当然对于倾向于住养老机构的农村老人来说，农村的养老机构数量很少，而且因服务质量差和设施不齐全会造成吸引力下降。因此在农村还需要增加养老机构数量和质量，大力发展多样化的养老方式。

影响农村老人居住意愿的其他因素方面：婚姻状况会对老人的居住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有同住配偶的情况下，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会降低。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慢性病都会对老人的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且自评健康越好，有自理能力的农村老人更倾向于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子女数量和儿子数量都会影响老人居住意愿，且子女数量越多，与子女同住意愿倾向越高；但儿子数量越多，老人独居或与配偶的居住意愿的倾向会提高。家庭总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人居住意愿，且家庭总收入越高，老人居住意愿越倾向于选择与子女同住，这可能意味着收入越高，休闲时间越少，与老人之间的交流和陪伴都会有所缺失，老人会更渴望与子女同住。房子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依靠，有了房子就有了一定的归属感，所以有自有产权的老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意愿会提高。虽然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但由于农村和城市的养老金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农村的养老金还不足以支持老人选择独居或住养老机构的养老方式，并不是反映居住意愿的良好指标。社会服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老人住养老机构的居住意愿，社会服务越完善，老人对于养老机构的认可度越高。

6.2 建议

（1）进一步夯实家庭基础养老功能

与子女同住仍是农村老年人首选的居住方式，所以要继续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功能。从整体来看，家庭仍是提供养老服务的基本单元，子女仍然是非正式照料的主要承担者。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家庭结构日渐小型化，家庭成员流动性加大以及传统的养老观念遭遇现代化冲击等因素的出现，家庭的养老功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趋势。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居住意愿，养老政策设计及养老服务实践应继续保持家庭的基础养老功能：第一，要加强家庭、家风建设，弘扬中华传统孝道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爱老、孝老的良好风气，巩固家庭的基础养老地位；第二，要出台家庭养老津贴制度，制定分类、分级的家庭养老津贴政策，给予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一定的现金及服务补贴，减轻家庭的供养负担，保障家庭非正式照料的可持续供给能力；第三，制定家庭养老激励政策，向家庭照料者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如进一步完善有家庭供养责任成员的税费减免政策、专项扣除政策、照料假期政策等，筑牢家庭养老的政策基础。

（2）提高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从数据可以看出，农村老人选择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只有1%，养老机构为农村老人的吸引力不足，所以应加大对养老机构的投入，创新农村服务供给服务，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首先，要明确养老服务供给方向，通过养老机构分级，分类管理精准对接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向老年人群体提供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的养老服务；其次，综合考虑老年群体居留意愿，创新养老服务供给形式，努力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和市场化养老服务等形式的基础上，拓宽养老服务范畴，平衡低端、中级及高端养老服务的占比，以满足农村不同经济收入，不同家庭状况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最后，要丰富养老服务内容，针对养老需求复合化的发展趋势，养老机构在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基础上，应根据“医养结合”的要求提供一定的基本医疗服务。要进一步关注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娱活动，畅通农村老人的情感交流渠道，提高老人之间的交流，提升养老机构的人文关怀能力。

（3）构建属地化的养老新平台

社区作为家庭的空间组织载体，养老机构的服务输出单元，在满足养老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要以社区为基础单元积极下沉养老服务资源，加大社区的养老资金投入，开展社区养老设施改造，强化社区的属地养老功能。要根据农村本地的特点和状况，探索因地制宜的新路子。二要发挥科技的力量，构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精准对接多样化养老需求。在充分尊重农村老人居留意愿和现实养老需求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以社区为依托，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加快智能监护系统的研发，为养老提供更高效和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日常照料、健康监测、紧急呼叫、关爱服务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服务。三要整合各类养老服务资源。为社区工作者提供专业化既能培训，培育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努力挖掘社会资本，吸纳各类养老资源，将社区打造成一个医养一体的共同体。

（4）继续推进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养老方式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初步成型，但仍有提升空间。从整体上看，家庭成员仍然是现阶段照料老人的主体，家庭在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功能还很难被替代，居家养老在各类养老方式选择中仍占主流；但就长期的发展情况来看，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且有进一步退化的表现。社区作为服务的依托，服务水平还有待提升。机构作为养老服务的补充载体，其面向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的长期照料服务有独到之处。因此，在估计到农村老年群体主体性居留意愿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推进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有效融合。构建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当前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养老压力，满足不同年纪，不同情况的养老服务需求。

6.3 不足之处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

首先，在老年人居住意愿相关因素的选取方面。由于问卷数据本身的限制，文章选取的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和有所欠缺，不能全面、完整地呈现研究设计的思路；

其次，在具体的实证操作层面，由于笔者能力和知识有限，只进行了浅层次的定量分析，并未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在今后的学习中也会不断加深学习和提高研究能力；

最后，在文章居住意愿现状描述部分，本文选取的资料和数据为数据库2008-2018年四次调查的截面数据，在对研究对象随时间的变化差异的了解上不如纵向数据的描述结果更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 [1] Birditt K S , Tighe L A , Fingerman K L , et al.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Quality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5):627.
- [2] Xu L .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nd its effect o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J].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 2013.
- [3] Xie Y , Zhu H . Do Sons or Daughters Give More Money to Parents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2009, 71.
- [4] Lillard L A , Willis R . Motives fo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J]. *RAND Corporation*, 1997.
- [5] Cox D . Private transfers and public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a case study for Peru (English). 1989.
- [6] Lennartsson C . Need and support: determinants of intra-familial financial transfers in Swede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1, 20(1):66-74.
- [7] 张文娟, 李树苗.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运用指数混合模型验证合作群体理论[J]. *统计研究*, 2004(05):33-37.
- [8]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J]. *人口研究*, 2008(04):13-21.
- [9] 韦宏耀, 钟涨宝. 代际交换、孝道文化与结构制约: 子女赡养行为的实证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01):144-155+166.
- [10] 殷俊, 刘一伟. 子女数、居住方式与家庭代际支持——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70(05):66-77.
- [11] 聂建亮. 养儿还能防老吗?——子女人口经济特征、代际关系与农村老人养老资源获得[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2(06):33-41.
- [12] 左冬梅, 李树苗, 吴正.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成年子女角度的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12, 34(04):26-34+125.
- [13] 耿艳玲, 彭华民. 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影响因素与城乡比较研究[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3(06):53-61+146.
- [14] 吴茜, 姚乐野.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J]. *农村经济*, 2020(04):51-59
- [15] 白兰, 顾海.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07):40-47.
- [16] 张文娟, 李树苗. 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身心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S1):39-44+176
- [17] 王萍, 高蓓.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趋势影响的追踪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03):70-79.
- [18] 刘昊, 李强, 薛兴利. 双向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山东省的调查数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04):49-56.
- [19] 周坚, 何梦玲.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LHLS2014年数据的实证

- 分析[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9, 39(07):1730-1733.
- [20] 王萍, 李树苗.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J]. 人口研究, 2011, 35(01):44-52.
- [21] 余泽梁.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基于CHARLS数据7669个样本的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01):62-69.
- [22] 瞿小敏. 代际交换与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1(05):165-171.
- [23] 王大华, 佟雁, 周丽清, 申继亮. 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J]. 心理学报, 2004(01):78-82.
- [24] 刘泉.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与老年男子生活幸福度[J]. 南方人口, 2014, 29(04):35-46.
- [25] 邓崧, 王继笛.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02):107-116.
- [26] Jang Y , Kim G , Chiriboga D A , et al. Willingness to Use a Nursing Home: A Study of Korean American Elders[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uthern Gerontological Society, 2008, 27(1):110.
- [27] Sereny, M.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Adults in China: The Interplay Among Preferences, Realities, and Health[J]. Research on Aging An International Bimonthly Journal, 2011, 33(2):172-204.
- [28] Iacovou M .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elderly Europeans -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ISER)[J]. Journal of Social Safety Science, 2008:553-563.
- [29] Zainab I , Wan-Ibrahim W A , Zuria M , et al. An Alternative Living Arrangement For Older Malaysian[J]. Advances in Natural & Applied Sciences, 2012, 6(8):1568-1572.
- [30] Meng D , Xu G , He L , et al. What determines the preference for futur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people in urban China?[J]. Plos One, 2017, 12(7):e0180764-
- [31] 李海荣, 石玉堂. 我国老年人口养老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一项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检验 [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0(12):71-81.
- [32] 孙鹃娟, 沈定. 中国老年人口的养老意愿及其城乡差异——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17(2).
- [33] 陶涛, 刘雯莉.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人口学刊, 2019(4):72-83
- [34] 吕雪枫, 于长永, 游欣蓓. 农村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12个省份36个县1218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4).
- [35] 于铁山. 多元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研究——以 CSS2011 数据为例[J].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18(4):49-54.
- [36] 孙雨蕾. 系统嵌入视角下我国老年人居住意愿影响因素探究 [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9.
- [37] 高敏, 李延宇. 理想与现实: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J]. 人口与社会, 2016, 32(001):61-71.

- [38] 原阳芳. 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山西财经大学, 2016.
- [39] 徐宏, 李陈陈. 我国老年人口养老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J].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36(6):12.
- [40] 刘勇, 张玉梅. 山东省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分析 [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9 (18): 4599—4602.
- [41] 李文丹. 晋中市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太原: 山西财经大学, 2019.
- [42] 韩闻芳. 我国中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15.
- [43] 张良文, 曾雁冰, 方亚, 等. 基于 Andersen 行为模型的厦门市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卫生统计, 2017(5):721—725.
- [44] 田北海, 雷华, 钟涨宝. 生活境遇与养老意愿——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2, 000(002):74-85.
- [45] 赵青. 老年失能、社会支持与养老居住意愿——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21, 27(06):140-150.
- [46] 易成栋, 任建宇. 中国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程度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 (01):113-125+128.
- [47] 王国辉, 鲍莹莹. 老人居家养老意愿的年龄差异、子女支持偏好及其解释——基于CGSS2012年老年人状况综合调查数据[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8(003):118-124.
- [48] 左冬梅, 李树苗, 宋璐.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01):26-33.
- [49] 郑娟, 许建强, 卓朗, 等. 家庭代际支持对老人居家养老意愿的影响[J]. 现代预防医学, 2018, 45(20):4.